

电影《风平浪静》上映引发争议——

# 精准表演难以补救剧本的逻辑硬伤

独孤岛主

在李霄峰导演的最新作品《风平浪静》中，处理得最为华彩的桥段，应该是章宇饰演的宋浩和宋佳饰演的潘晓霜两人在汽车收费站未完成的告别：宋浩将之前潘晓霜嘱咐他带来的酸奶放在潘的工作台上离开，过了几秒钟突然折回，直接向潘晓霜求婚。这一瞬间几乎终结了宋浩在影片前半段近乎绝望的逃亡心旅，令他的边缘人生涯有了被点燃的可能。



从演员表演层面，《风平浪静》中几乎每位演员都能够精准把握人物的调性与基本逻辑，令人物本身能够立得起来；但人物矩阵的设计，格局大小，令所有事件的发生都局限于相熟的人及家人之间（图片均为剧照）

从演员表演层面，几乎每位演员都能够精准把握人物的调性与基本逻辑，令人物本身能够立得起来

《风平浪静》中其实充满了类似收费站一幕这样的“佳句”，在具体的场面营建上，导演下了一番功夫处理人物之间因为一桩陈年杀人案而引致的微妙关系。影片以这桩案件为主线，绵延出时代跨度长达15年的爱恨，并将罪与罚加诸本来是顶尖学生的宋浩身上。这就要求饰演（成年）宋浩的演员具备很强的角色领悟力，能够琢磨透这个逃亡15年后再度回到故土的沦落人前世今生背负的身心重担。主演章宇非常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位生于贵州，曾在贵州话剧团度过三年话剧演员生涯的银幕新贵，在片中的表现非常之不露声色，在绝大多数时间内，他饰演的宋浩都是以一种极端低调的姿态进入画面的，偶尔吐露锋芒，是在诸如坐在李唐的车上，被揭开了隐秘的时候，而他的锋芒，恰恰不是惯常意义上的“锋利”，而是一种结合了委屈、愤怒与困兽之斗一般绝望的神色。

章宇出道初期在银幕上比较有分量的角色，是在电影《八山人海》中饰演的一个警察。有一场他与陈建斌饰演的“铁老大”的对手戏，章宇先在屋外非常轻佻地泼水，再进屋与陈建斌对话，及坐至陈边上，全程中他与陈建斌的对话都保持一种极端冷静克制状态，眼神注目对方，但身体保持一定距离，微微俯身，但并不靠近，直到对话结束，轻轻拍拍陈建斌。这场戏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已经预告了章宇在其后表演的一个主要调门，即是不通过夸张性强烈的外在动作表达人物情感，而沉入到人物真正的精神状态中去把握其应有的情绪。当时他的名字还叫章鑫。

从剧作角度，影片试图以高强度的惊变来铺陈人物的爆裂状态，但其赖以建立的逻辑颇有“结果先行”意味。于是这部电影的软肋也就显现出来，正是一种似乎想要“润物细无声”地建立剧作力的努力未达到圆熟境地，致令影片叙事成立的主干事件——谋杀案件——从一开始便显得过分夸张而令可信度降低。因为宋浩被副市长儿子李唐顶替了保送名额，宋浩之父宋建飞（王砚辉）冒雨出去找李，而宋浩却早一步到达李的住所，疑似走错门，进入了敞开着门的另一家（编剧在其后试图令李唐以“我爹不上门”进行解释但其实亦不合理），在颇为极端的状况下捅了对方一刀。宋浩离开后宋父进屋，居然不施救反而补刀，酿祸之后宋浩逃亡，宋父隐忍数十年，类似两人失去联系，却又突然在宋母去世当口得以重逢。从情节冲突角度来看，《风平浪静》试图以高强度的惊变来铺陈“风平浪静”表象下人物的爆裂状态，但剧作赖以建立的逻辑是颇有“结果先行”意味的，主线的由头正好似是因应后续人物行动的发展向前倒推形成，这就令整桩事情的进展显得牵强。其后诸如李唐为了拆迁而利用宋浩的负罪感设局撞死万小宁等桥段，缺乏现实与可发展的人物性格逻辑基础，同样成为指向既定结局的工具性段落。

可以说，《风平浪静》中对人类之于美好的天然向往共性表现是不遗余力的，也相当努力地建立起基本可信的情感脉络，但人物矩阵的设计，格局太小，令所有事件的发生都局限于相熟的人及家人之间。片中潘晓霜的父亲甚至直接就是一名警察，且与李唐案件直接关联，片中宋浩与潘父的对手戏从表演上来说无懈可击，但这场戏自身的存在即属不伦不类，无法有效制造可令观众相信甚至可以代入的悬念。这样的桥段与文首提到的华彩片段一样，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于影片的各个部分，是人物关

在2018年，章宇出演的几部电影轮番登场，且都引动一时话题，尤其是《我不是药神》和《无名之辈》，让世人见识了这位时年已经36的“新人演员”塑造性格迥异人物的强大能力。《我不是药神》的章宇全程仅有十几句台词，紧绷着脸，令章宇自身削瘦的形体特征得以发挥。他演的角色是一位病人，但同样有着丰富的人身血骨，一如姿态极端外化的《无名之辈》中的蠢贼胡广生，相对夸饰的表象之下，是一颗柔软的凡人之心。在华语电影表演史上，演出凶凶极恶和演出凶凶极恶背后的人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出境界。章宇在《风平浪静》中的表现，若没有之前漫长的铺垫与细究，恐怕很难做到。这是我最欣赏《风平浪静》的一点，即是从演员表演层面，几乎每位演员都能够精准把握人物的调性与基本逻辑，令人物本身能够立得起来。宋佳饰演的潘晓霜在邂逅多年不见的宋浩后，采用非常手段截留住他并主动约饭，在饭局上姿态忐忑，顾左而言他，看似不合久别重逢的情境，但细究之下，因为影片给潘晓霜设定了一桩“学生时代暗恋宋浩”的前史，所以这样的忐忑也就顺理成章了。宋佳与章宇的对手戏常常出现这种火花，在收费站求婚戏里也以克制的面部表情缓慢过渡到欣喜及至激情燃烧，过程层次鲜明，是影片最令人舒适的演出。其他包括王砚辉饰演的父亲、邓恩熙饰演的于影片主体情节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万小宁，都有相当精彩的表现，因应编导在剧作中的设定，这些角色背负的心债是不可一言而望穿，必然要通过特定的事件或角色主动对事件的掩盖完成外化过程。

相对于影片对具体场景人物关系的悉心描摹和表演层面的含蓄处理（主要是男女主角），剧作上的荒腔走板，或许也是出于导演希望借惊悚呈现普通人对生命的坚持，尤其是出现在电影中的“沦落人”或曰“边缘人”意象，非常值得注意。片中表现身处1990年代的高中生，无论出自何种家庭，却都在15年后以不同面目成为了“沦落人”。宋浩的逃亡生涯自不必说，潘晓霜日复一日在公路道口检查而竟可以一直抱着昔日对宋浩的情愫，李唐父子皆在宋浩不知一切的报复行为中落荒而逃，这些桥段在今天看来其成立的合理性都值得商榷。除却现代社会对暴力行为的惩罚之外，宋浩实施的戏除了表现其焦灼心态之外，似乎一无用处，而作为在特定情境下不得不与命运战斗的人物，在影片中最动人的时刻就是宋浩与潘晓霜的终成眷属，只有在这一时刻，观众终于得以代入影片，与角色一同享受来之不易的短暂幸福。其余诸如李唐要挟宋父、宋父试图转移继任妻女以及最后主人公的死亡等，都带有相当明显的“置入”痕迹，裹进了创作者在包括家庭伦理、贪腐议题及类型片结构等多个切面的主观思考与表达。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对“沦落人”（尤其是宋浩这样颇有“少男哪吒”意味的角色）角色的偏重，还是影片整体试图向类型片质感靠拢的努力，都是很有“作者”意味的，包括片中章宇堪称羚羊挂角的演出，也可以视为是突出的“作者化”成果。毕竟在片中点亮生命之光的行为本身，被一再低调地绵延，与炸裂式的峰回路转，将形成鲜明对比。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影评人）

名家新作热评

## 邮轮上的碎片和碎片阅读时代的长篇

——评刘心武新作《邮轮碎片》

岳雯

著名作家刘心武的长篇新作《邮轮碎片》，延续了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即叙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前史与当下生活的交织，叩问着他们的内心秘密和人性真实。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作家采用了碎片化的结构形式，以四百个片段的精致跳荡来呈现四代人的昔日今生，可以视作对接网生代阅读习惯的尝试。新颖现代的小说结构与传统的文学主题将擦出怎样的火花？读者如何在邮轮这个有限自足的空间里，感受复杂的现实生活，时代发展的途径？本版约请青年评论家岳雯专文评述。

有一年，我也参加过邮轮游。装饰得美轮美奂的邮轮上，各种娱乐设施应有尽有，是一个叫人们流连忘返、放松身心的场所。在甲板，在中庭，在餐厅，我与无数的人擦肩而过，却并不知晓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读刘心武的《邮轮碎片》，那一段已经沉睡的记忆仿佛重新苏醒过来，那些不知名的路人，也似乎长出了血肉，生成了自己的故事。这或许就是小说的魅力吧。它在唤起我们的日常经验的同时，也带领我们打破表象的屏障，深入到人心深处，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习以为常的一切。

在众多小说不同的是，这一部长篇小说，竟然是以碎片的形式写就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小说的形式以突出的方式呈现出来，并塑造了内容本身。刘心武在创作谈中回答了为什么要以碎片的形式来写一个邮轮的故事。他说：“邮轮的空间是有限的，一次邮轮旅游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因此，宏大叙事显然不宜，因要写实，当然不能采取现代主义的荒诞、变形、错位，但后现代主义那‘同一空间中不同时间的并列’的拼贴趣味，则大可借鉴，于是，首先确定下来，要拼贴。如何拼贴？想到这几年接触到的年轻人，特别是90后、00后，他们有的已经很不适应该篇幅的阅读，习惯于碎片化的阅读，特别是在手机上阅读，手机的屏幕限定了篇幅，故此即使要把丰富的信息传递给他们，也必须分割为若干片断，以碎片方式呈现，如果他们被吸引了，则诱导他们将这碎片自行拼凑起来，整合为具有广度与深度的世道人心图像。”换句话说，这一小说形式，既是由小说的内容决定的，也是根据当下人们的阅读习惯所作的尝试。作为读者的我们，该如何将这447个碎片“拼装”起来呢？

踏上这场邮轮之旅的，是“中产阶级”的一群人。他们中间有退休官员、医生、作家、大学教授、策划人等。他们大多在社会转型时期因为种种机缘，脱离了体力劳动，具备了某种专业技术，并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资本和声望，因而才有能力消费邮轮这一新的旅游产品。作为经历了不同时期的资深作家，刘心武显然对这一人群的来历了然于心。某种意义上，他揭开了这些人物的“前史”。比如，退休官员龙秉谦的人生转折，竟然是先一张老照片。在母亲留下的遗



《邮轮碎片》刘心武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物里，他独自看准了母亲与一位权贵人物的合影。经由这张老照片开路，经过他巧妙的经营，龙秉谦从工厂调入了机关，并且成为某种级别的官员。在全书中着墨不多的退休医生，倘若不是因为舅舅的职务之便，又怎么能轻易顶替了旁人，成为省会医学院的工农兵学员，进而成为医生，成为一方专家？这些“中产阶级”对于自己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大概是欣欣然的吧。

在这艘邮轮上的游客都是有着良好的经济条件的，即使是为他们服务的工作人员，住在邮轮的底层，像导游小张、按摩师华瑞生，作家都叙述了他们有着过得去的经济收入，与游客们并没有明显的阻隔。全书唯一谈得上属于低收入人群的，是庄有德的司机兼保镖雷富定。在跟随“中产阶级”工作期间，他耳濡目染了许多他们的趣味，并立志要把儿子培养成进入社会的中游水平。尽管他们的经济收入已经平稳，但他们的内心还有脆弱时分，有着不安全感浮现。导游小张一家丢失了手表和金条，尽管怀疑是小时工小樊所为，却不能有任何作为，别说是报案了，连交钱都是不可能的事。小说暗示了不同阶层之间的隔膜，在这次邮轮之旅中已然存在。

在这部小说里，刘心武着墨更多的还是知识分子群体。这不仅仅因为作者长期浸润在文化圈，对此耳熟能详，写得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为知识分子画像，大抵最能传达作者的文化态度与文学观念。这个群体中有着怎样的人物呢？他们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夸夸其谈，小说的主要叙述者马自先也忍不住要谈欧洲文明，谈文艺复兴，谈什么有爱奥尼亚、多立克、柯林斯柱的古典殿堂，谈大圆顶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在倾听者仰望的目光中，他们能获得自我的存在感。他们精心筹划、左右逢源，比如策划人滕亦萝尽己所能地说服邮轮上的人无偿地参与到他号称的国际性的诗歌评奖活动，是对自己策划能力的陶醉，也是为了不菲的策划费。

刘心武在小说中揭示了个别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在于善变。像那位叫做宙斯的教授，他闻风而动，甚至不惜将无辜的人作为自己上位的垫脚石，借此将自己利益最大化。在文学上，这个时期他以西方现代派派自居；那个时期，他又立刻大加赞美另一种创作手法。就是躺在异国的病床上，他的那个“巧克力女士”还在心里谋划着究竟拟一个什么样的新闻稿给媒体，才能让宙斯和她自己，通过这个突发事件，谋取到最大的利益……可见，宙斯的前后变化，不过是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缺乏知识分子的坚守与良心。让读者觉得还不错的马自先，在写作观念上也是时时刻刻在变，“先严格写实，后浪漫写实，再全凭想象，又极端到只以形式出新吓唬人，弄过荒诞与魔幻，玩腻意识流和时空错乱，却又回归讲故事……”这样时时刻刻在变的个别作家，意味着缺乏坚实的主体，缺乏自己的根基。这又何尝不是当下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弊病。刘心武冷静地审视着这群知识分子中的个体存在的问题，却也对他们充满了同情与怜悯，就连令读者生厌的宙斯和巧克力女士，如此心机百出，也不过是为了生存，为了活得更好了。刘心武说：“所有的生命都不容易，谁都不能为外人道的隐秘。”但文化人还是要保持中正大气，保持积极有为，尽管艰难也并不容易。

在小说的结尾，为了给父亲报仇揍了宙斯的郝向阳陷入到复杂的情绪中，他说：“这一切，究竟都是为了什么？谁让他，谁让我，还有好多别的人，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似乎可以看作是这部小说的缘起。《邮轮碎片》在美学精神上受到《红楼梦》的影响，有轻松、幽默的韵致，也不乏讽刺的笔法写一次邮轮之旅，小说是对上个世纪70年代至当下的社会生活进行严肃的省思。它举重若轻，打开了人性的扇面，也照亮了我们的来路。它看似是零碎的，像五彩斑斓的万花筒，却构成了立体的社会图景，并具有了历史的纵深感。从这个意义上说，《邮轮碎片》是以最具时代感的形式超越时代本身的重要尝试。

（作者为青年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